

菲華新文學現象

夢 娜¹

摘 要：縱觀當今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過程，無外乎是將“故國”傳統文化、民族文學、人文思想、文學核心價值與“異國”傳統文化、民族習俗、人生價值觀等有機地揉合後所產生的一種新的文學現象。這種新文學現象的活躍，豐富了兩種文化或多元性文化下的碰撞、互鑒、融匯後的多維度發展。其中本土文化和文學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隨着各區域不同的文化、文學的輸入並汲取了兩者之間的精華，從而走向更新的文學高峰。菲華文學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目前菲華文學的形態看，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包括作品的思想內涵、文化意義、敘事價值等諸多方面都有着很高的研究價值。香港《文綜》執行總編白舒榮學者在一次菲華文學大會上指出：“菲律賓華文文學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很活躍。當年菲律賓的華文作家在僑中學院圖書室可以閱讀到老舍、魯迅、徐志摩等中國作家的名著。上世紀三十年代起步的《小說月刊》等催生了大批菲華作家²。”

關鍵詞：菲華文學；本土文學；世界華文；時代蹤跡；非虛構；回望；寫作態度；敘事價值

¹ 夢娜，本名李民鳴，僑居荷蘭。荷蘭《聯合時報》專欄作家、歐華新移民作家協會創會主席、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理事、《歐華新移民文學》雜誌社總編、《歐洲女性文學》雜誌社總編、《華文月刊》雜誌社歐洲區主持人、《歐華新移民詩人》總編、北歐文學社榮譽主席。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歐洲華文文學史論”（22BZW146）。

² 《華語作家相聚菲律賓探討菲華文文學》，2018年10月1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8/10-14/8649639.shtml>。

一、追溯菲律賓本土文學的時代蹤跡及菲華詩人、作家

從世界華文文學的區域性來看，早已構建了一個綠色生態的世界華文文學的百花芳甸，形成一個世界華文文學的共同體。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劉俊在他的《世界華文文學：跨區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學共同體》¹的論文中指出：“在世界華文文學這一文學共同體中，按照目前文學生態的實際分佈情況，大致可以分為祖國大陸文學、臺灣文學、香港（澳門）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北美華文文學、歐洲華文文學、大洋洲華文文學等幾大文學區域，這些不同的文學區域，既各有自己的發展歷史和獨特風貌，同時彼此之間也雙邊或多邊地互有交集、重疊、滲透和影響。”世界華文文學分佈之廣，是其他語種罕見的文化現象。

菲華文學佔據了東南亞華文文學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在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推動的重要作用。其實最早的海外華文文學是以東南亞華文文學為起點的移民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起源早，發展快，有其很深的歷史淵源的。華人移民他國，由於地理環境以及飲食習慣等因素，華人最早移民東南亞國家的人較多，遠比移民到歐美國家更早。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早期移民到東南亞國家的華人，與當地人通婚，融入當地社會，逐漸變成了真正的當地人。而東南亞華文發展史上，不能忽視的一筆就是菲律賓華文文學的誕生與發展，特別是對華裔後代的華文教育，成為他們那個時期迫切需要的文化結構。

因此，早在一百多年前的 1899 年菲律賓華人就成立了全菲律賓第一所華僑學校，培養了很多華僑後裔成為既懂菲律賓文化又精通話語文化的新型華

¹ 劉俊：《複合互滲的世界華文文學》，花城出版社 2014 年版。

僑後代，並最終成為菲律賓文化與中國文化兩種文化的連接者和溝通者，是菲律賓在推動華文文學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是菲中未來關係中堅實的基礎與未來的希望。同時，菲律賓在華校通過華教中心與中國的各級學校建立了廣泛的交流互動平台，為培養菲律賓華人後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給予當地華人子孫學習和應用華語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華文作家。由此可見，菲律賓華文文學固然會成為東南亞華文百花園中一朵絢麗的玫瑰。

菲律賓是一個有着豐富文學傳統的國家，其官方語言就有三種，即菲律賓諾語、英語、西班牙語。他國語言的滲入，一方面籠罩了被殖民統治的歷史陰影，也在生活中接受了異國文化的精髓，給本土文學增添了幾筆不同的色調。

早在被西班牙殖民統治之前的菲律賓文學史上就出現了他們自己的口傳文學和文字文學：“神話與傳說”，敘述男、女、花、鳥、動物等的起源；“歌曲與詩歌”，歌頌神靈和英雄的功勳。而寓言、諺語、哲學尤為矚目，如古代伊富高人的敘事詩《阿麗古榮》和史詩《呼得呼得和阿里姆》等，還有菲律賓棉蘭老瑪拉瑙人的《達蘭幹》以及伊洛干諾人的《拉姆安格的生活》。由於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摧殘，保存下來的不多，主要有寫穆斯林世系的《薩耳西拉斯》，古代班乃島紀年史的《馬拉塔斯》，以及西元 1250 年時班乃島馬迪亞斯圖頒佈的《馬拉塔斯法典》和西元 1433 年頒佈的《卡蘭蒂雅奧法典》。凡此種種，都是菲律賓史詩性的文學瑰寶。

19 世紀上半葉，被譽為“菲律賓人的詩王”弗朗西斯科·巴爾塔薩爾在獄中寫了《弗羅蘭第和羅拉》的長詩，用騎士詩歌的形式，以反抗異族侵

略、抨擊民族叛徒和歌頌愛情、自由為主題，被譽為菲律賓近代文學的第一篇傑作，也深受菲律賓人民的喜愛。其語言優美流暢、深沉憂傷、諷刺辛辣，富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因此而受到菲律賓人的喜愛於追捧，獲得了眾多菲律賓讀者的喜愛，人民與之共鳴。

到了 19 世紀末葉，菲律賓又出現了另一位偉大的詩人和作家何塞·黎薩爾¹。他是一位華裔後代，（柯姓是閩南人的後裔）因此，他也被叫作何塞·黎薩爾。他被尊稱為“萬世何，塞·黎薩爾”。他文筆犀利，滲透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正義控訴，充滿了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主義情懷，對促進菲律賓人民的民族覺醒作出了偉大的貢獻。這是一位天才性的詩人和作家，在他還祇有 9 歲時就已經展現了他的獨立思想和英雄的革命氣概以及他特有的文學天賦，在詩歌領域嶄露頭角，並以長詩《我們祖國的語言》而震驚四座。1879 年，他 18 歲，創作出了最受反響的詩《獻給菲律賓青年》，榮獲全國詩歌比賽一等獎，被譽為“菲律賓青年詩人”。何塞·黎薩爾不僅是天才的詩人，在小說方面也獨樹一幟。他於 1887 年在柏林發表的反殖民主義的長篇小說《不許犯我》和續集《起義者》，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對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在菲律賓實行神權統治和天主教修道院的殘忍暴行的野蠻與偽善進行了嚴厲的痛斥與控訴，向世界揭示菲律賓人民長期受殖民統治的悲

¹ [菲] 何塞·黎薩爾：1861 年出生在菲律賓內湖省卡蘭巴鎮，1875 年，年僅 14 歲的何塞·黎薩爾獲得文學學士學位，隨後進入菲律賓聖道頓馬士皇家教會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主修哲學，兼修美術。後因母患眼疾，何塞·黎薩爾改讀醫科。1891 年 12 月至 1892 年 6 月，何塞·黎薩爾與家人居住在香港島半山列拿士地臺門牌第二號，他每天下午 2 時至晚上 6 時在中環德已立街 5 號作眼科醫生。他於 1892 年返回菲律賓而領導反殖民主義者的武裝革命，為爭取獨立而遭到西班牙當局的血腥鎮壓。1896 年 12 月 30 日，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在馬尼拉槍決處決年僅 35 歲的反西志士何塞·黎薩爾。他在英勇就義前與一位來自香港的愛爾蘭姑娘約瑟芬·布蕾肯在刑場舉行了悲壯的婚禮，留給新娘和菲人的遺物之一是愛國絕命詩篇《我的訣別》，呼籲同志繼續為革命努力。

慘生活，不僅在菲律賓國內引起熱烈的反響，在國外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

1901 年菲律賓淪為美國殖民地之後，英語逐漸代替西班牙語，出現了不少用英文創作的著名小說，繼承了菲律賓民族文學的傳統，具有強烈的吸引力。這期間的英文作品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¹：

第一階段稱為“模仿時期”的 1908 — 1924 年。這個時期，一批大學生寫作者湧現出來，他們的作品大多模仿美國的小說模式，帶有濃厚的美國文學方式。有代表性的作家如佐伊羅和喬治的愛情小說《憂傷之子》《發光的信號》等。

第二階段稱之為“實驗和獨創時期”的 1924 — 1935 年。如克萊門西達、何塞·潘加尼班等，他們的創作儘管或多或少受到歐洲文學的影響，但依然保留了菲律賓濃厚的鄉土色彩。

第三階段稱之為“更偉大的獨創時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到 60 年代這個時期。一批熱愛家鄉，熱愛民主與自由，歌頌純潔的愛情，反對異族侵略等的青年作家隊伍越來越龐大。

從近代菲律賓文學的“華僑文學”、“華人文學”、“華族文學”三個歷程來透視當今菲華文學的發展，與其他華語區域的華文文學的發展有着同歷史時期的異曲同工之妙。海外華文文學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是從臺灣文學這一“引橋”引發而來。作品大多描寫中國留學生在異域生活和心態，反映他們作為文化邊緣人的生存環境，抒發漂泊中的孤獨與無根失根的痛苦，那個時期的作家代表有於梨華、聶華苓、白先勇、楊牧、鄭愁予等。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北美華文文學興起，中國大陸作家表現突出，特

¹ 辜正坤主編：《菲律賓詩歌簡史》，《世界名詩鑒賞詞典》，第 552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年版。

別是 80 年代稱為新移民文學時期的代表作家如：嚴歌苓、張翎、北島、查建英等。東南亞華文文學具有近現代意義的新華文文學，已經由不真實的“夢”走向了客觀現實的“醒”，由“浪跡天涯”的“無根主義”到“安居樂業”的“有根世界主義”，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也是每一代移民在經歷過不同程度和形態的不安全感、危機感、平庸感及其進退維谷的複雜艱難的過程。

總而言之，懷念故土，思念祖國，植根於當地社會與文化的過程，對於任何一個華語區域的寫作者來說都是一個磨礪的過程，文學價值觀通透與靈魂飛躍的過程。

菲華文學的“地域鄉愁”與“文化融合”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文學河流，菲華詩人、作家們在這條河流中勇往直前，從而更早更清晰地辨識自己所要的文學氛圍和實際寫作心態，擴寬了寫作視野，鍛煉了寫作能力，豐富了文學作品的內涵，提高了敘事技巧，使文學作品更賦予深遠的文學敘事價值。

菲律賓華人不僅開辦中文學校，在與中國大陸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湧現出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詩人、作家、文學評論家。如鍾藝（柯賢毅）、許秀枝、劉曉玲、陳俊仁、陳嘉獎（椰子）、付玉成、羅安順、王宏中、姚靜怡、郭熙年、陳添地、傅成權等，這支文學隊伍日益龐大，堪稱當今菲律賓菲華文壇中閃耀的文學明星。中國駐菲律賓使館參贊監總領事羅剛先生的夫人繆玉女士就是一位出色的華文作家。羅剛先生曾在一次菲律賓華文文學座談會上肯定地說，“海外華文作家堅守着文學的信念，守望着文學的精神家園，使得中華文學的種子在海外生根發演，茁壯成長。通過你們，中國文學在全世界更為廣泛地傳播，產生了更多的影響力，

你們是中國文學的實踐者和傳承者，也是遍佈世界各地的中華文化使者。”¹

二、菲華文學作品中的回望與非虛構敘事

我們有沒有過這樣的疑問，為什麼那些經典的名著總能給我們帶來美好而持久的閱讀感動？書中形象而生動的表述那麼精準，語言的魅力那麼持久？結構那麼精巧，故事那麼引人入勝，人物的描寫和心理活動的表現、思想內涵、靈魂依託總是以原本複雜的人性顯露出來呢？為什麼又能達到共鳴並留下永久的記憶？綜上所述所有的疑問都不是疑問，而是小說作品能夠征服讀者的重要因素。凡寫過小說的人都知道，作家寫作的態度很重要。一個作家的視野是否開闊，最高的原則立場是否堅定，這與作家的人生觀，敘事價值觀有着直接的聯繫。閱讀菲華作家的經典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散文、遊記、紀實文學、隨筆等，讀到精妙處，也會拍案叫絕，因為有感同身受、醍醐灌頂之妙處。

菲律賓作家付玉成的散文《橋》就是一篇回望作品，作者的回望一開始就給人以全新的感覺驚豔：“我走過很多橋，也建過很多橋，沒想到今天自己也變成了橋。”這一篇講了作者與“橋”結緣而最後上大學而選擇了橋樑專業最後成為了“建橋者”的歷程。但作者最主要的意思不是生活中的“橋”，而是心靈與心靈能夠溝通的“橋”，是菲中友誼橋樑的“橋”。他在文中說，“山高人為峰，道阻我是橋。橋建於世上，善存於心中，一座座橋樑有如一座座豐碑，除了有形和無形的橋，在‘一帶一路’的工作中，自己也變成了橋，成了中菲友誼的使者，用行動傳遞着友好的信息，促進了

¹ 《華語作家相聚菲律賓探討菲華文學》，2018年10月1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8/10-14/8649639.shtml>。

雙邊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他說，“橋是有格局的，它能委屈自己，成全他人。”還說，“橋，為生命而駐足，為蒼生而守望。”把一種人文精神和普世價值以及作為菲華雙邊的文化使者的責任與擔當通過這一篇散文表達得淋漓盡致，這也是敘事的魅力與價值。

讀陳嘉獎的《舊照片的少年樣》，也是一篇回望作品。作者把菲律賓 C 埠五十年前的舊貌通過他的回憶展現在讀者眼前，他寫了很長一段描述：“五十年前第一次踏足千島之國來到 C 埠，站在父親戰後創設的店家門口，父親告訴我眼前的這條街道叫做琴仔街。乍一看，寬不足六米、長不到五十米，更像一條長巷，兩旁的雙層木質建築都是華人開設的商店，經營布匹、紗衫、雜貨批發，四間吉他琴仔作坊店是門市零售，這大概就是琴仔街的街名的由來。”很明確，作者把時間地點都用簡單的描述交代清楚了。讓讀者身臨其境，仿佛與作者一樣，回到了 50 年前的那個剛來千島之國來到 C 埠，站在他父親戰後創設的店家門口，看到他父親告訴文中的主人翁眼前 C 埠的這條街道：琴仔街。

“天還未亮，琴仔街就人聲鼎沸，夜半笛聲到客船，來自週邊島嶼的客戶陸陸續續來到店內挑選布匹、紗衫和雜貨，督促工人打包困紮，趕下午的船班折返。與批發市場不同，吉他琴仔作坊店總在太陽昇起來才開店，太陽下山後整條街祇有吉他琴仔店還開着，昏黃的街燈下，慕名而來的遊人三三兩兩進進出出，伴着琴聲構成琴仔街獨特的夜景。”這裡作者又把 C 埠的商業景象呈現出來，細節在獨特的“吉他琴仔作坊店總在太陽昇起來才開店，太陽下山後整條街祇有吉他琴仔店還開着”的敘述中感歎出來。這是作者獨創的東西，也是作者觀察事物的能力，用這樣一種敘事技巧把作者的心情和態度表現出來。讀羅安順的《歲寒三友》，這一篇寫得真實感人，寫了一對

男女的愛情故事。女的是一名華人醫生，名叫松竹梅，是一位中醫理療師。她在這條街的口碑很好，因為她經常義務幫助這裡的平民，週圍的人都很敬重她。這一日，她也因為要回診所拿藥箱，去急救一位病人，不料由於心急如焚，在路上超速駕駛，被當街執勤的一位名叫本傑明的菲律賓警官攔下，意欲照章罰款，暫時吊銷執照。這意味着她沒法開車趕回診所拿藥，而等待她救治的病人又急需藥品。情急之下，她與本傑明警官發生了口角。這是故事的開頭。松竹梅理療師和本傑明警官的衝突最後得到緩解是因為警官瞭解了實情，得知她治病救人，行大善，不予罰款。頭天扣下的駕駛執照，第二天警官親自上門奉還。這一來二去，兩人成了熟人，而且松竹梅理療師又為後來慕名而來求醫的本傑明警官治好了腰痛病，兩人的關係便比之前更瞭解和熟絡起來。本傑明警官是一位熱愛中國文化和中醫的菲律賓人，他希望多學習中文，並希望松竹梅教他中文。松竹梅給他介紹了一位會說幾種語言的MR.L，他們三人從此成為了好朋友，而結局更令人感動，本傑明與松竹梅最後兩情相悅，成為了一對甜蜜的愛人。

這個MR.L就是本文的第一人稱講述者。這就是故事標題的《歲寒三友》（松、竹、梅），松和竹經冬而不凋，梅傲雪而開放。作者巧妙地將女治療師的名字設置為松竹梅，不僅象徵風霜嚴寒中結成的忠貞友誼，還象徵了經得起嚴酷環境的考驗，具有堅貞節操的人格。

這個故事敘述的不僅僅是一對菲華戀人的故事，而是華人在異國他鄉把傳承和推廣中國中醫作為行醫作為畢生的使命以及助人為樂的高尚品德。

讀王宏中的《民族英雄的後代》，這一篇讓我與作者一樣震驚，他講述了一位名將後代關傑明熱愛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故事，這位名將就是鴉片戰爭

中的抗英英雄關天培¹。文中的主人公雖然是寫關傑明熱愛中文的故事，實質是傳達菲律賓華人後代不忘祖先的信息，展現他們傳承和弘揚中華華文文化，讓中華華文文化在全世界華人間經久不衰，代代相傳。這裡讓全世界華人看到，菲華文學的發展後繼有人。

讀姚靜怡的《清潔人生》，故事講述菲律賓華人蔡清潔這位企業家和慈善家在大陸作慈善，幫助家鄉建設的感人故事。類似這樣的勵志故事，儘管在海外華文文學中，常有類似作品展現。但姚靜怡的《清潔人生》不僅展示了蔡清潔一生為建設故園家鄉的豐功偉績，也寫了這個家族一脈相承的中國人精神。

還有很多菲華作家的文學作品值得去研讀，比如陳添地的《“老老師”愛的願景》，講述了酷愛中華儒家文化的洪先生及他的企業，他對員工的友善，對家國的一腔情懷，對儒學的弘揚，“立身處世”，“愛人如己”的高貴品質。如許秀枝的《塵霧彌漫中的兄弟情》；劉曉玲的《情系教育大愛無疆》；郭熙年的《漂洋過海的種子：從前、現在、以後》；陳俊仁的《無盡的思念》等等。這些優秀作品都是為時代敘寫，包涵着時代的意義。

作家的敘事態度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立場。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韋恩·布斯說：“作家有義務盡其最大的努力使他的道德立場明白清楚。”²

在文學體裁中，散文是一種非虛構的寫作形態，紀實文學、隨筆、遊記都是一種非虛構的敘事方式。非虛構寫作的藝術性是講究它的取材和敘事技

¹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六，英軍對虎門要塞發動總攻，以戰艦10艘、汽船3艘，配以登陸部隊，猛攻關天培所在的靖遠炮台。戰鬥從中午到深夜，進行得異常激烈。年逾六旬的關天培親自指揮，負傷十餘處尚親自開炮還擊敵軍。英國司令向關天培發出最後通牒，令其放棄虎門各炮台，關天培不予理睬。傍晚時英軍攻入炮台，關天培持刀奮戰被砍傷左臂，受傷10多處，但他仍屹立陣前，親手燃炮射擊。後被槍彈擊中，致創痕遍體，口中仍然大呼殺敵。

² [美] 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付禮軍譯，第402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巧，呈現其原貌，並在原貌上有所語言的藝術加工，精準而符合邏輯的真實性價值，帶給讀者審美的感受與菲虛構文學價值，而這一切都建立在敘事的真實性上，這一點是非虛構的關鍵。

綜上所述，非虛構寫作的難度在哪裡？就在於它的真實性，它的合理性，邏輯性。自傳體的寫作，基本就是非虛構寫作。在菲華作家中，注重非虛構寫作的作家大有人在，而且佳作連連，碩果累累。如作家鍾藝（柯賢毅）先生，他的文集《歲月記憶》《書海楊帆》都是非虛構寫作形式。在他的這兩本文集中，集中收錄了他近年來發表的散文、隨筆文章過百篇。比如《歲月記憶》中收錄的《四十五載一覺旅遊夢》《一段難忘的歷史》《望月遐思》《儒商與文人的附庸》《保持距離》《被用壞了的名詞》等等，都是非虛構的形式，記載著作者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一些事情，給人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的閱讀快樂。仿佛他筆下的四季、陽光和小雨，都有讀者的身影。這樣的菲虛構文字，是令讀者欣慰並產生強烈的共鳴的。他的另一本文集《書海楊帆》雖然也是同樣菲虛構手法，但這裡收錄的文字、書畫更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字裏行間，都滲透了作家日常生活的點滴感悟和百味人生。同時，作家還在這本《牛氣沖天》的文集裏增加了許多趣味性的文章和普及常識的民俗習慣的知識，同時，也展示了菲華傳統文化下的書畫藝術等多方位的成果。作者的喜怒哀樂也同時存在於他的文字裏，閃閃光耀着菲華文學的無窮魅力。如《喜與憂》《從理髮談到忌諱》《菲華文壇的“百曉生”》《菲華文壇的跨界寫作能手》等等，這裡不勝枚舉，都是菲虛構文學中的敘事風景。

三、詩歌書寫裏的普世價值觀

詩歌創作的語言，精煉而精準，技巧和修辭藝術都會於讀者達成共鳴。在菲律賓詩歌的發展與菲律賓文學的發展歷史相同，依然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當地各民族語言創作（第一時期），西班牙語和他加祿語書面創作（第二時期），英語和他加祿語創作（第三時期）和英語、菲律賓諾語、華語創作（第四時期）。¹”在這裡又要提到前面講過的愛國詩人何塞·黎薩爾²，他寫過很多愛國詩歌，思念祖國的詩歌，比如《致海德堡的花朵》《瑪麗亞·克拉臘之歌》等，他在《最後的告別》³裏這樣寫道：

永別了，敬愛的祖國，陽光愛撫的國土

您是東海的明珠，我們失去的樂園

我憂憤的生命，將為您爾爾開第獻出

即便它將更加輝煌壯麗和生氣盎然

為了您的幸福，我也樂於向您奉獻

黎薩爾的詩歌有一種悲壯之美和纖細之美，讓人一掬熱淚。這說明菲律賓詩歌的美早已感染了後來的詩人，無論是菲律賓本土詩人還說華語詩人。

菲華詩歌之美，也不可小覷。比如菲華詩人椰子⁴的詩集《我們一定要解放口罩》收錄了他一百多首疫情新詩，比如《同病相憐》：

手一洗再洗

¹ 辜正坤主編：《菲律賓詩歌簡史》，《世界名詩鑒賞詞典》，第55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² [菲]何塞·黎薩爾（Jose Rizal, 1861-1896），愛國志士，同時又是醫生、作家和詩人。

³ 這首詩很悲壯，是他在死牢裏寫下的，訣別時他藏在酒精燈裏交給了他的妹妹莉尼達（Trinidad）帶出了監獄，又轉交給了他的妻子約瑟芬·佈雷肯帶到香港，由黎薩爾的戰友馬里亞諾·彭西於1897年11月首先發表在香港。全詩共十四節，七十行。

⁴ 椰子，本名陳嘉襄，祖籍福建晉江，1965年出生，90年代起旅居菲律賓。現任菲律賓千島詩社副社長、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詩作散見於東南亞各國詩刊和中國大陸《滇池》《星河》《泉州文學》《散文詩世界》以及臺灣《創世紀》、香港《文綜》等。

仍洗不掉雙手犯案的紋理

臉越捂越緊

捂出一臉失色的蒼白

路漸行漸窄

走成人見就躲的獨木橋

肉身被通緝已確信無疑

魂靈怎麼也成了嫌犯

詩人面對疫情襲來的無助與悲涼的感觸都凝結在這首詩表現了“憂民”情懷的詩歌裏。儘管這首詩歌反應了詩人在當時境況下所看到和經歷的種種前所未有的困惑，揭示人們在深處困境時的無奈與對未來的未知，些許悲觀主義的擔憂，誕生在災難面前，文字的力量是無窮的，這首詩，在疫情特殊的環境下，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一首好的詩歌，一定是經過時間的淘洗而留存下來的優秀作品，隨着讀者的思想和藝術修養的整體提升，詩歌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也會提升。這首詩有其歷史的生命價值，而越是有生命力的詩歌越是不容易被遺忘。因為詩歌無疑是最接近人性內部的文學。

例如他還有一首《較勁》¹：

大海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分流

十字路口 兩個交警在疏引堵塞

長時間的揮動 手脚疲憊成機械臂

¹ 椰子：《我們一定要解放口罩》，第 66 頁，國家圖書館出品預行篇目。（臺灣）

動作的僵硬 使人遲疑於
那含糊不清的形意
減速的我分明感受到
那手勢的用力和神情的專注
倒像一對熱衷劃拳比勝負的大漢
腦海裏已然沒了滾滾的車流
祇是喧囂中隔空較勁
將夜空劃得橫來豎去

由於詩歌的篇幅限制，作者在這首短詩中保持了高密度的緊奏感，既有豐富的內核，又滿足了詩歌通俗易懂的精華部分。

四、結語

菲華文學的發展過程，早已形成了其自身的文學藝術形式，保持了它本土化、民族化、獨特化的特點和名族文學精神，這也是菲華文學的精髓。

菲華文學和其他區域的華文文學一樣，已經將菲中兩種不同的文學現象，文化傳統，文化思想，包括它的文化生活背景、內涵、色彩都顯露在作品中。

我們有理由相信，菲華文學已經植根於了中華文化的土壤中。在文明互鑒，文學互通的同時，菲華文學會走得更遠更好，絢麗的菲華文學必將迎來萬紫千紅的文學春天。